

唐代繚綾工藝及紋樣特徵探微

趙翰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田方（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

摘要 長期以來，繚綾的精美華貴只留存在人們的想像中。本文以相關紡織工藝為參照，通過解析古文獻的相關記載，提出了兩個新觀點：一是繚綾是以其工藝特點與「繚」之字義相近而得名。比對各種織造方式，與「繚」之字義最接近的工藝特點，當系「挑花」工藝，故繚綾系挑花織物；二是通過對白居易《繚綾》詩句「絲細縲多女手痛」中「縲」字的解讀，認為此句中的「縲」字，不應解作縲絲，而應解作紋飾，並指出繚綾紋樣的基本特徵是以水藻紋為主體，輔以祥雲、飛禽或瑞獸紋構成，而且其紋樣是多層次邊緣不規則的暗花大圖案。

關鍵字 繚綾、白居易、挑花、藻

一、前言

繚綾作為唐代綾類織物的精美品類，曾備受皇室公卿的推崇；同時也因白居易詩中的精彩描述被後人傳誦而廣為人知。不過由於迄今尚未發現可以證實確屬這類織品的實物，記載翔實的文獻又相當少，對其真實面貌，更是知之甚少。繚綾的精緻華貴、美輪美奐只留存在人們的想像中，所以有必要依據現有資料，對繚綾究竟有什麼不同於其他絲織物的特殊風格、怎麼織造的、何以名噪一時等作些深入探討。本文以白居易《繚綾》詩所透漏出的信息作為楔子，繼而討論這類織物的特點、織造方法和一些相關問題，以期能夠為之作出一個比較接近事實的解釋，對破解繚綾的真實面貌有所幫助。

《繚綾》是白居易《新樂府》五十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主題是「念女工之勞」，作者從繚綾的生產過程、工藝特點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社會關係中提煉出這一主題。詩中內容是迄今發現的有關唐代繚綾生產工藝和織物風格最為詳盡的文獻描述資料，全文如下：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臺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汗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縲多女手疼，紮紮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逐句分析白居易這首《繚綾》詩，可得到有關繚綾這個織品的一些重要特點：

特點一：繚綾巧奪天工，其精美實非羅、綃、紈、綺這四種絲織品所能比擬。

特點二：繚綾之亮麗飄逸，如明月當空，飛瀑流泉。

特點三：繚綾之匹長，多於定制的四十尺，為四十五尺。

特點四：繚綾之產地，「天臺山」、「越溪」。

特點五：繚綾之紋樣，由皇宮敕樣生產，奇絕如煙花簇雪、雲外秋雁。

趙翰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電郵：hshzhao@ihns.ac.cn

田方，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電郵：tianfjane@sina.com

特點六：縹綾之織造工藝，為先織後染的暗花織物。

特點七：縹綾之裁剪制服，需“金斗熨波刀剪紋”。

特點八：縹綾呈現的效果，為“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

特點九：縹綾之生產效率，因所用絲線太過纖細，紋樣又過於繁複，投擲千梭尚不盈尺，以致價格高昂，春衣一對價值千金。

下面將這幾個重要特點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從幾個方面詳析之。

二、縹綾之產地和創制時間

從特點四，可判定縹綾是當時越地的絲織產品。天臺是越地的名山，將縹綾與此名山相呼應，突顯出縹綾是與天臺山一樣著名的絲織品種。

白居易是中唐後期的人，有人據白氏《縹綾》詩認為縹綾是中唐後期才在南方創制出來的精貴絲織品種，實則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縹綾在這之前即已在北方出現，後因戰亂，才轉至南方生產。有則史料可以證明這一判斷，《太平廣記》卷二百五七「織錦人」條引《盧氏雜說》云：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縹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

從上述內容來看，顯然盧氏子將李氏所吟之詩錯憶為白居易的詩，而李氏自述為離亂前東都官錦坊的織宮錦巧兒，其所吟之詩，當是譏諷其時越地織制縹綾的功夫不夠，讓以前織制過縹綾的宮錦行家見笑。最重要的是，文中將北方織制縹綾的時間、地點，都交代的非常清楚，故可以肯定的是，縹綾至遲在安史之亂前的東都洛陽官錦坊中就已創制出來。

縹綾的生產從東都洛陽轉到越地的這個變化，與唐代社會劇烈變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安史之亂前，北方地區的蠶桑絲綢生產，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都遠勝南方，製織縹綾的技術出現在北方，尤其是一些官營絲綢生產機構中是很正常的。因為官辦絲織機構不僅資金充足，而且還集聚了大批高水準的技術工人，負責的官員更是出於媚上的目的，往往為製織華貴精美的織品不計成本，故屢有新產品創制出來。而安史之亂使南北地區蠶桑生產水準發生了變化，北方傳統的蠶桑絲綢產區，生產受戰亂影響大幅萎縮，即使在戰亂後生產恢復的也比較緩慢。南方產區則受戰亂影響相對小得多，生產發展勢頭很猛，甚至一度成為朝廷主要財賦來源和徵收絲綢的主要地區。史載，安史之亂後，「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戶十萬稅錢五十萬」¹，「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²。說全國賦稅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或許有些誇張，但唐肅宗李亨確實是靠江南道等南方地區的財賦支援，收復長安和洛陽，最終平定安史之亂的。唐德宗李適時期，關中遭蝗旱天災，發生饑荒，也是依賴江南兩浙轉輸的粟帛，方「府無虛月，朝廷賴焉」³。南北地區蠶桑絲綢生產的這種變化，從安史之亂前後各州貢賦絲綢的情況也可看出。唐前期，據《大唐六典》記載，太府寺以精粗為準，將各州調絹分為八等。納絹等級高的州，大部分是在黃河下游的河南、河北道所轄區域內。長江下游只有壽、泉、建、閩四州入級。同書還記載，進奉高檔絲織品綾、錦、羅的州，以河南、河北道最多，江南道、劍南道次之。一般來說，納絹等級高、進奉高級絲織品多的州，蠶桑絲綢生產普及，水準也高。唐前

¹（唐）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啓〉，（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²（清）嵇璜等，〈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³（後晉）劉昫，〈舊唐書·列傳第七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年。

期，長江下游 18 州，貢絲織品僅 19 種，而後期亦 18 州，貢絲織品達 38 種。前後期州數不變，品種卻翻了一番。可見江南蠶桑絲綢生產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僅絹帛品質有了顯著提高，高檔絲織品的品種也增加了很多。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南方地區的蠶桑絲綢生產發展迅速，特別是越地的蠶桑絲織技術因地方官員的大力宣導，得以發展得較南方其他各地更為顯著。據《唐國史補》卷下記載：「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為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薛兼訓節制浙東時推動的移風化俗之法，使越地的蠶織水準在短短幾年內大幅提升，並確立了以工妙著稱的地位。當時吳越之地除生產繅綾外，還有一些名聞全國的精美絲織品。《元和郡縣誌》越州條載：「開元貢……交梭白綾。自貞元之後，凡貢之外，別進異文吳綾、及花鼓歇口、單絲吳綾、吳朱紗等織麗之物，凡數十品。」能生產出數十種制織工藝複雜，織品外觀華美的絲織品，證明越地「綾紗妙稱江左」，殊非虛語，也說明繅綾落戶南方絲織發達地區絕非偶然，實是這些地區較其他地方更具生產繅綾的技術條件。

三、繅綾名稱與工藝特點之關係

從特點一，可判定繅綾非羅、綃、紬、綺這四種絲織品，應是遵循綾的組織特徵，而又有別於一般綾織物、呈現鮮明特點的織物。這個特點是什麼呢？當時長江下游等地生產的綾織物種類繁多，見於貢品等資料的主要有：越州白編綾、交梭綾、異文吳綾、吳綾、十樣花紋綾等；潤州方棋（方紋）綾、水波綾、魚口綾、繡葉綾、花紋綾等；湖州禦服鳥眼綾；杭州白編綾、緋綾；睦州交梭綾、紋綾；明州吳綾、交梭綾；蘇州緋綾；揚州獨窠綾等⁴。所列綾之名目，命名方式無外乎是依循織物特點，即地名、紋樣圖案、外觀特徵、組織結構和織造工藝等，繅綾當亦不例外。

「繅」很多時候往往和「撩」通用，最典型的例子是「眼花繅亂」也寫作「眼花撩亂」。繅綾在一些文獻中也寫成撩綾，如《舊唐書·本紀第十七》載：大和三年（830 年）「禁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為獻，機杼織麗若花絲布繅綾之類，並宜禁斷。勅到一月，機杼一切焚棄。」⁵《新唐書·本紀第八》所載同一件事，繅綾寫成撩綾，原文如是：大和三年（830 年）「詔毋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撩綾機杼。」⁶再如敦煌本（巴黎圖書館伯希和號伍伍肆貳）的白居易《繅綾》，篇名就題作為《撩綾歌》⁷。繅綾究竟是以花紋、色彩、地名，還是織造工藝命名，可從「繅」或「撩」之本意一窺端倪。

繅之本意有纏、繞之意。《說文解字》：「繅，纏也。」《禮記·玉藻》：「再繅四寸」。疏：「繞也。」《楚辭·招隱士》：「偃蹇連卷兮枝相繅」（註：繅，紐也）。此外，俗語把用針線縫綴謂之繅縫或繅貼邊。而撩之本意則有挑起、撩撥之意，《北齊書·陸法和傳》載：「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說文解字》：撩「理也。一曰取物也。攬取物為撩。又挑弄也」。《通俗文》：「理亂謂之撩。」又《集韻》：「同撈。亦取物也。」可見「繅」和「撩」字義相近，詞性皆屬動詞，常常相互假借。以「繅」或「撩」之動作命名的方式自古亦有之，如周禮九祭之一的「繅祭」便是一例。《周禮·春官·大祝》載：「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八曰繅祭。」孫詒讓正義：「此謂以左手從持肺本，以右手從本之離處摩循之，以至於末，使肺繅戾，而後絕之以祭也。」⁸繅綾顯然亦是得名於「繅」和「撩」之工藝特點。

比對各種織造方式，與「繅」和「撩」之本意最接近的工藝特點，當系「挑花」工藝。所謂「挑花」，是以挑梭的方法形成花紋，用以織制較複雜的大花紋圖案。這

⁴ 盧華語，《唐代蠶桑絲綢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1995 年，頁 129。

⁵（後晉）劉昫，〈舊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⁶（宋）歐陽修等，〈新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⁷ 陳寅恪，〈繅綾〉，《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8 年，頁 244~247。

⁸（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十九，王文錦點校，中華書局（上海），1987 年。

種方法，早在商代即已出現⁹，近幾十年來出土的一些有複雜幾何紋和鳥獸紋的商周織品，可能大多便是用腰機結合挑花工藝織制出來的。至漢唐時，挑花工藝愈加成熟，一些挑花織物，例如織成，已制織的非常精美。而就唐代紡織技術水準以及繅綾的精美和制織複雜程度來說，當時制織繅綾似乎也只有採用挑花工藝才行。元稹《織婦詞》和《陰山道》印證了這點。

《織婦詞》詩文如下：

織女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征早。早征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勳高換羅幕。縑絲織帛猶努力，變緝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簷前嫋嫋遊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

自注云：

予掾荊（任江陵士曹參軍）時，目擊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

元稹此詩以荊州首府江陵為背景，描寫織婦被剝削和奴役的痛苦。其中「縑絲織帛猶努力，變緝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四句，言明縑絲織作本來已夠費力的了，挑織有花紋的繅綾更是難上加難，以致出現當時繅綾貢戶家的巧女，因挑花手藝出眾，為娘家羈留而貽誤青春，甚至終老不能嫁的悲劇。

《陰山道》中相關詩文如下：

挑紋變緝力倍費，棄舊從新人所好。越穀繅綾織一端，十匹素縑工未到。

詩文中「挑紋變緝」便是指織造越穀繅綾時，既要考慮花紋的挑制次序，又要兼顧變換提綜開口，非常耗精力。有人認為文中「緝」，可能是指束綜提花機上的耳子線，僅從這四句詩文分析，就值得商榷。因為穀是質地輕薄纖細透亮、表面起縐的平紋絲織物，向為貴重衣料，唐人常與綾並提，如白居易《和夢遊春詩一百韻》：「袖軟異文綾，裾輕單絲縠。」穀在綜躡織機上就可織就；而綾通常也是在多綜多躡織機上織就，故此「緝」似應是屬多綜多躡織機類型的竹編花本機上的提綜竹簽。

此外，特點九透漏出一對繅綾春衣價值千金。就其高昂的價格來說，在不添加其他纖維線，如金線、珍禽羽毛線的前提下，也只有採用繁縟的挑花工藝、耗費大量的時間織造出的絲織物才能和其相稱。後世的雲錦，之所以昂貴、精美，除大量使用金線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它運用繁縟、耗時的挑花（妝花）工藝有關。「十匹素縑工未到」的繅綾當亦如是。

四、繅綾的紋樣和組織特徵

繅綾的紋樣特徵，白居易詩中亦有所暗示，即詩文「絲細縑多女手疼」中之「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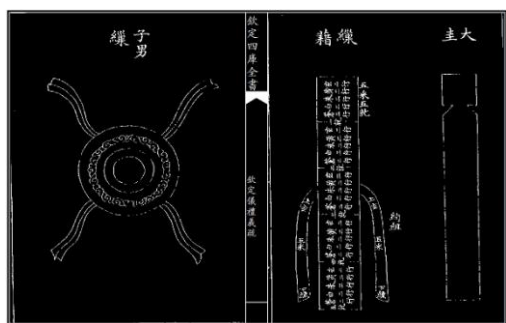
對這句詩文，向來解讀為「絲太細，抽絲太多使女工手疼」。細讀《繅綾》全文，如此解釋似乎與白氏所述不符。分析其偏離原因，大概與對詩文中「織」字的理解有關。在《繅綾》全文中，出現「織」字的詩文有五句，即「織者何人衣者誰」、「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繅綾織成費功績」、「若見織時應也惜」。就整個絲織工藝而言，「織」既可解釋成縑、絡、整經、織造等一整套絲織工序，也可解釋成特指織造工藝。如果僅從「繅綾織成費功績」這句詩文中的「織成」來理解，此「織」字，當然可作「整套絲織工藝」解，進而將「絲細縑多女手疼」這句詩文中的「縑」字，當縑絲講，即該句作「絲太細，抽絲太多使女工手疼」解，不無不當。但從《繅綾》詩中另外四個有「織」字出現的詩句來看，皆是講繅綾織造如何艱難，此「織」字均是特指織造工序。難道「繅綾織成費功績」中「織」字是個例外？仔細連文品讀「繅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縑與帛。絲細縑多女手疼，紮紮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特別是「若見織時應也惜」之句，答案釋然。此「織」字，與「繅綾織成費功績」中之「織」字屬相互呼應關係，都是特指織造工序，所以詩文「絲細縑多女手疼」中之

⁹ 沈蓮玉、周啓澄，〈中國西周以前織物素材、結構和織具的研究〉，《中國紡織大學學報》，中國紡織大學學報（上海），1996年，第2期，頁1~8。

「縹」字，應與絲織的第一道工序縹絲，了無瓜葛，應作它意理解。有意思的是在白居易《長慶集》中，「織」字共出現 26 次，其字意，不是特指織造，就是指「織」這個動作，無一是指整個絲織工藝。有興趣者不妨查驗。

在《漢語大字典》中「縹」的解釋：一是通「藻」；另一是縫紉方法，即做衣服邊或帶子時把布邊兒往裏頭捲進去，然後藏著針腳縫，如縹邊；再者是煮繭抽絲。前兩個解釋均有文采或修飾之意。非此即彼，「絲細縹多女手疼」中之「縹」字，不作縹絲講，必作文飾講。

《儀禮注疏》云：「古文縹或作藻，今文作縹。」又云：「凡言縹者，皆象水草之文。」《說文解字》云：「縹，玉飾如水藻之文。從玉，縹聲。」又《周禮·春官·典瑞》載：「王晉大圭，執鎮圭，縹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縹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縹皆二采再就。」其中的「五采」，《春秋左傳正義》云：「玄、黃、朱、白、蒼」；「五就」亦即五回，鄭玄注云：「五就，五帀也」。圖一為縹藉圖¹⁰，在視覺上，每種顏色組成一個小紋樣，幾種顏色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大紋樣。



圖一、縹藉圖。

縹藉在唐代即寫作藻藉。李瑞詩：「靄靄沉檀霧，鏘鏘環佩風。熒煌升藻藉，胎蚤轉珠攏」，可為之證。既然「縹」通「藻」，聯繫前文推論「縹綾系以挑梭的方法形成花紋」，所以「絲細縹多女手疼」之詩文，當解作「絲太細，紋飾太多使織女挑花致手疼」。

在明瞭「縹」為縹綾紋飾，「縹」又通「藻」後，縹綾紋樣之特徵便凸顯出來了。

我們知道，在自然界中，水藻如按生態特點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根系不固定浮游或漂浮在水面的藻；二是根系固著在水下泥中的底棲藻。這兩種藻類對環境條件都要求不高，適應性強，都是成片生長，往往呈現出團團簇簇，層層疊疊，與水色明暗相映的效果。白居易所述縹綾紋樣呈現「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之效果，恰與藻類自然狀態相影映。再聯繫詩文「織為雲外秋雁行」，以及文獻所記縹綾紋樣中出現的立鵝、天馬、掬豹等圖案¹¹，縹綾紋樣的基本特徵大概是以水藻紋為主體，輔以祥雲、飛禽或瑞獸紋構成。

《舊唐書李德裕傳》有這樣一段記載：

詔浙西織造可幅盤條縹綾一千匹，觀察使李德裕上表論諫不奉詔乃罷之。

文中的「盤條」，系一種紋樣，其式樣如現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盤條紋宋式錦（圖二）。這件織物以橘黃色經緯線織地，又以橘黃色紋經，與藍、綠、紅、黃、片金等紋緯交織成曲水、古錢、龜背、矩紋、回紋、鎖子紋等花條，花條的末端互相環套，組成連環式骨架，內填織寓「富貴長壽」之意的四季花卉，花卉的花紋橫向交錯排列，每排花色都不相同，盤條骨



圖二、明代盤條紋宋式錦。

¹⁰ 《欽定儀禮義疏》卷四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¹¹ （宋）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架皆以石青色織邊，片金勾邊，花紋界線明顯清晰¹²。

以水藻紋爲主體輔以祥雲、飛禽或瑞獸紋構成的繚綾紋樣，在織物表面所呈現出的，當亦是這種一層層的效果，猶如中國傳統建築中的某些藻井紋飾。另外，根據特點三和特點七所披露，繚綾的匹長，多於定制的四十尺，爲四十五尺，約折合 13.5 米，說明繚綾紋樣不僅層次多，而且大，以致在制織繚綾時，匹長要達到四十五尺，方能滿足幾個完整的花迴循環。剪裁繚綾做衣服時，爲不辱沒和凸顯精美紋樣效果，需讓開紋樣裁剪。

因繚綾是單色織物，不具備靠不同色彩來顯示層次之條件，多層次效果的獲得，顯然一是在織作過程中通過轉換花緯組織枚數、斜向、浮面以及紗線粗細、撚回、撚向等眾多不同要素來構成紋樣；二是通過研光的方式進行後整理，將織物的孔隙填死，使織物表面光滑。關於繚綾的後整理，在唐以後的詩中也有提及。元人楊廉夫《香奩詩》：「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稜，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繚綾。」¹³白居易詩中的「金斗熨波」，所強調的也是這點。總之，不同因素越多，花地間的區別越大，經研光整理後的織物紋路差異越能隱映，層次感也就越顯著。除繚綾外，織成也具有同樣的視覺感官效果，《資治通鑑》卷二百九載：唐中宗景龍二年，安樂公主「有織成裙，值錢一億。花繪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與此相參證，亦說明繚綾是挑花織物。

用簡簡單單的一個「縹」字，隱喻繚綾的紋樣特點，既精又准，充分展現了白居易詩詞才氣和造詣之高，難怪在白居易 16 歲時，唐代大名士顧況就發出：「長安物貴，居大不易」，但白居易「有句如此，居亦何難」的感慨¹⁴。

另從特點六，知繚綾爲先織後染的暗花織物，它的織造工藝雖以挑花爲特點，但以綾名之，其組織顯然應遵循唐代暗花綾的一些基本組織特徵。

據研究，唐代的暗花綾，組織有平紋地起斜紋花和斜紋地起斜紋花兩類^{15 16}。

上述這兩類綾直觀的看是有差異的，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乃服》，在介紹各類絲織物特點時，特地指出這點，云：「凡花分實地與綾地，綾地者光，實地者暗。」¹⁷實地即平紋地，綾地即斜紋地。根據特點二，繚綾之亮麗，似明月、似瀑布，繚綾應是第二種綾織物，也就是採用斜紋地起花，不過由於是緯線挑花構成圖案，起花組織相對要複雜得多。不過就繚綾採用挑花的工藝特點來說，它似乎與後世的色織花綾或妝花綾最爲接近。所謂色織花綾，是在斜紋地上織入彩緯或以彩緯挑花，其表面效果類似織錦，緯線分地緯和花緯，與經線以不同組織規律交織。所謂妝花綾，是另行插入部分花緯作通經斷緯來回盤織、局部挑花，以織出花紋所需要的圖案。此兩種綾在東北地區的遼、金時代的墓葬中多有發現，如內蒙古赤峰市大營子遼駙馬蕭屈律墓中出土的綾，就是一件是在六枚斜紋地上織入紋緯和金線的妝花妝金綾¹⁸。繚綾是單色織物，不以色彩彰顯花紋圖案。如前述，是以一些不同粗細、不同撚回和撚向的絲線差異構成，這些不同絲線所起的作用，與色織花綾的彩緯、妝金綾的金線所構成的花紋圖案，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不同吧了。

五、餘語

¹² 宗鳳英主編，《明清織繡》，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2005 年，頁 38。

¹³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¹⁴ （宋）蔡正孫編，〈詩林廣記〉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臺北），1986 年。

¹⁵ 袁宣萍，〈綾的品種及其演變〉，《絲綢》，絲綢雜誌社（浙江），1987 年，第 5 期，頁 39~41。

¹⁶ 包銘新，〈中國古代暗花絲織物〉，《華東紡織工學院學報》，華東紡織工學院學報（上海）1985 年，第 1 期，頁 90~101。

¹⁷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潘吉星，《天工開物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8 年，頁 104。

¹⁸ 袁宣萍、趙豐，《中國絲綢文化史》，山東美術出版社（山東），2009 年，頁 139。

據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隨葬物帳碑上記載了一些綾的名目，如可幅綾、繚綾、織成綾、赭黃熟綠綾、細異紋綾、白異紋綾、線綾等，其中「繚綾浴袍五副（各二事），繚綾影衾二條」、「繚綾食帛十條」¹⁹。遺憾的是囿于目前的文保技術條件，出土的包括繚綾在內的大量絲織品碳化嚴重，尚不能識別，只能封存於冰箱之中，不能與隨葬物帳碑所載名目比對，使我們對繚綾的認識仍處於探討和摸索之中。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塊土紅色光綾殘片，經初步觀察，知其每平方釐米經線 74 根，緯線 28 根，厚 0.05 毫米，因其表面經過研光處理，平滑如紙，有學者疑為繚綾的一個品種，惜至今未見其紋樣描述及詳細分析報告。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些織物必定能夠被較好地整理出來。屆時，我們期盼上述對繚綾的一些分析和推論，對辨別和判定繚綾有所幫助。

主要參考文獻

1.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8 年。
2. 盧華語，《唐代蠶桑絲綢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1995 年。
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北京），2007 年。
4. 袁宣萍、趙豐，《中國絲綢文化史》，山東美術出版社（山東），2009 年。

（執行編委 劉宗平）

收件日期：2012 年 10 月 11 日

定稿日期：2012 年 10 月 20 日

¹⁹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北京），2007 年，頁 228。

A Probe into the Features of Processes and Patterns of Liao Ghatpot in Tang Dynasty

Zhao Hanshe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Tian Fang
(Beijing Polytechnic)

Abstract: For ages exquisite and luxurious Liao Ghatpot has only been in people's imagination. As a reference to related textile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records of ancient documents and discusses the unique styles of Liao Ghatpot being different from other silks. The author made two new points: firstly, Liao Ghatpot is named after its process features,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eaning of 繅. Compared with all kinds of weaving modes, the technique of swivel weaving is closest to the meaning of 繅, so Liao Ghatpot also refers to swivel fabrics. Secondly, the author thinks 纈 in Bai Juyi's poem Liao Ghatpot means ornamentation instead of silk reeling.

Key words: Liao Ghatpot, Bai Juyi, swivel fabrics, algae